

四川人為甚麼 把“鞋子”說成“hai 子”？

街，國音ㄣ | ㄖ，北京讀書音ㄣ | ㄖ，俗音ㄣ | ㄗ。(ㄣ | ㄖ相當於 jiai，ㄣ | ㄗ相當於 jie)

——王璞《國音京音對照表》，1921 年

“我前兩天上北京去玩，不當心把 hai 子丟了。”

“這可怎麼辦？找到了嗎？報警了嗎？”

“hai 子而已，也不算貴重，丟了就丟了唄，報警多麻煩啊，也不見得找得到。”

“你心也太大了吧，我從來沒見到丟了孩子還這麼淡定的。”

不知道讀者看沒看明白這個笑話？顯然，這個丟了“hai 子”的十之八九是丟了“鞋子”，所以並不是特別著急。但是他把“鞋”叫 hai，正好和“孩”同音，對方當他丟了孩子還嘻嘻哈哈，以為這人實在是過分沒心沒肺了。

如果將“鞋”讀 hai 的區域大致梳理一下，就可以發現

能招致這樣誤會的範圍非常廣大，從南方的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到中部的四川、湖北、湖南，再到北方的陝西、甘肅和新疆，大片區域都把“鞋”說成 hai。不僅如此，甚至在越南的漢字音中，“鞋”也讀作 hòi。

類似的字還不僅僅是“鞋”一個。不難發現還有一個非常常用的字有極為相近的現象，全國很多地方的人把“街”說成“該”。這樣的讀音往北延伸的可能比“鞋”讀 hai 還要遠一些——其他方面和普通話都較為接近的東北方言，不少地方也會把“街”讀成 gai。

如果用普通話的讀音來看的話，xie 和 hai 簡直看不出關聯，難以想象這兩者都是怎麼變來的。但是假如聽一聽京劇，可能就能找到點門路。作為戲曲，由於唱段唸白中間字的讀音是師傅一代代教給徒弟的，往往會保留一些比口語中更古老的讀音。在京劇裏面，“鞋”唸成 xiai，這也確實是清朝北京話的讀音。甚至民國時期，北京人王璞的《國音京音對照表》裏頭，“鞋”還注了“ㄒㄧㄞ”和“ㄒㄟ”兩個音（分別相當於 xiai 和 xie），前者為“北京讀書音”，後者為“俗音”。

這本頗為奇特的小書是民國時期短暫推廣人造的“國音”為標準語的產物，其目標是讓北京人能儘快學會當時的這種“普通話”。“國音”的推廣前後不過數年時間，很快就被完全以北京方言為基礎的新國語所取代，“國音”也就成了“老國音”。雖然老國音的推廣並不成功，但是這本資料彌足珍貴，書中王璞作為出身北京地區的讀書人，頗為完整地記錄了當時

北京讀書人讀書時的語音。

王璞記錄北京讀書人的書音的主要目的可能是，相對北京口語讀音，讀書人的書音更加接近老國音。由於讀書音和戲曲一樣，在一代代傳承的時候比口語要講究一些，北京讀書人讀書時的語音比民眾的口語要更加保守、更加古老一些。

今天普通話的 x 其實是來自近古官話的 s 和 h 兩個聲母，在京劇等戲曲中，這兩個來源仍然能夠區分，也就是俗話說的“分尖團”。“鞋”的聲母是來自 h 那一類的，在更加古的官話中，“鞋”的讀音一度是 hiai。在元朝記錄當時官話的《中原音韻》中，“鞋”就是這個讀音。

但是不難發現，“鞋”當時的韻母 iai 是一個非常拗口的讀音。在發音時，先要從舌位較高的 i 滑到舌位很低的 a，然後再滑回 i。這樣一個回勾式的發音是相當容易變化的。在以北京話為代表的官話方言中，第一個 i 引發聲母的腭化音變，從 h 變成了 x，所以在北京話中，“鞋”一度讀成 xiai，這個讀音仍然較好地保留在了北京讀書音和京劇等戲曲中；但是在北京口語中，這個拗口的 xiai 後來就變成了 xie。

從 xiai 到 xie 的變化，在北京話至少是北京話的“正音”裏非常晚近。我們甚至可以推定，遲至 19 世紀初期，北京話的“正音”鞋還是讀 xiai，街還是讀 jiai。這得多虧了一位生活在 18 至 19 世紀的學者——李汝珍。李汝珍就算在現在也是個不大不小的名人，當然，李汝珍在當代的名氣並不來自他對音韻方面的研究，而是緣於他是《鏡花緣》的作者。

在大約 20 歲時，李汝珍離開北京，跟隨自己做官的哥哥

李汝璜前往江蘇海州板浦。作為京城來的少年，李汝珍初至板浦頗受歡迎，還得了個雅號“北平子”。後來他還娶了一位當地女子為妻。和同期許多類似著作一樣，《李氏音鑒》的目的是給小孩學習音韻啟蒙所用。而且李汝珍明確說這本書是“珍之所以著為此篇者，蓋抒管見所及，淺顯易曉，俾吾鄉初學有志於斯者，借為入門之階”，即這本書是給李汝珍的北京老鄉們學習音韻所用。不過可能是考慮到了夫人以及不少朋友是海州人的情況，除了自己說的北京話以外，李汝珍還相當貼心地收錄了一些南方的方音，稱為“南音”，試圖兼容海州話。

值得一提的是，在多年後，李汝珍創作小說《鏡花緣》時，還虛構了一個“歧舌國”，這個“歧舌國”居然還有自己的語言，小說中還弄出了個“歧舌國”字母表。從表中可以分析出來，這個所謂的“歧舌國”的語言，其實就是李汝珍捏合了北京話和海州話生造出來的。

李汝珍的《李氏音鑒》差不多留下了北京話還擁有成套 iai 的最後記錄。在這本書裏，“街”“鞋”“界”“楷”“涯”等字的韻母都是 iai。僅僅幾十年後，1867 年英國駐華外交官威妥瑪的漢語教科書《語言自邇集》裏，北京話的 iai 已經只剩了幾個字，“楷”注為 ch'iai（相當於漢語拼音 qiai），“涯”注為 yai。

《語言自邇集》裏“楷”保留 iai 韻母並不奇怪，別忘了民國初年的王璞讀書的時候還有 iai，而“楷”在北京話裏幾乎就是個只有讀書時才會出現的字。當下，xiai 這樣的發音在官話區仍然廣泛存在，譬如位於四川北部的南充、廣元等地，

雖然平時說話的時候把“鞋子”說成 hai 子，但是在讀書的時候，就有 xiai 的讀法。一些較為保守的河南地區的方言，如河南偃師、許昌、南陽、漯河等地，“鞋”也讀為 xiai。山東地區更是大片大片能夠分辨“鞋”“協”或“街”“結”的，譬如濟南話裏面，“鞋”讀 /ɕiɛ/、“協”讀 /ɕiə/，“街”讀 /tɕiɛ/、“結”讀 /tɕiə/。普通話 ai 韻母在濟南普遍為 /ɛ/，因此濟南話裏讀 /ɕiɛ/ 和 /tɕiɛ/，就相當於普通話裏讀 xiai 和 jiai 了。

iai 的花式演變差不多就是這樣。不過這並沒有解決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 iai 的第一個 i 是怎麼來的，為甚麼很多方言裏根本就沒有這個 i？這個問題則和這批字在古漢語中的讀音有關係。



廣東人為甚麼 把“雞”說成“gai”？

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施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施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試食是十獅屍。食時，始識是十獅屍，實十石獅屍。試釋是事。

——趙元任《施氏食獅史》

宋嘉定中，有厲布衣者……廣人土音稱賴布衣云。

——明·葉盛《水東日記》

廣人呼蹄為台。

——清·方以智《通雅》

翻開任何一本漢語字典，不難發現拼音裏面的 i 都是同音字的重災區。如果使用拼音輸入法，碰上帶 i 的拼音，會有非常大的概率必須再選擇自己想要的到底是哪個字，有的音節如 shi、yi 更是重災區中的重災區。漢語語言學之父趙元任曾經寫過一篇遊戲文章《施氏食獅史》，整篇文章只用讀 shi 的字，竟然能夠順利成篇。

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們的祖先似乎也並沒有特別鍾愛 i 的理由。如此多的 i，最可能的解釋是，許多古代讀音不同的字隨著語言的演變其韻母都變成了 i。以《施氏食獅史》首句為例，這中間“石”“室”“食”“十”都是古代的入聲字，在今天的廣州話裏分別讀 sek、sat、sik、sap，總之如果用廣州話來讀，效果必然沒有普通話那樣滑稽。

可是刨除入聲因素，讀 i 的字仍然多得可怕。假如一個南北朝時代的中國人穿越到現代，大概會驚異於自己的後代說話的時候有這麼多的 i，這些 i 在他的時代可是讀各種各樣的讀音的。

把入聲字排除可以發現，在粵語中，另外有一個字的讀音相對來說比較特殊，那就是“誓”。這個字粵語讀 sai。普通話中“誓”和“事”完全同音，但是粵語裏面，“誓”讀 sai，“事”讀 si。

一些北方話的 i 在廣東話讀類似 ai 的音早就為人所注意。清朝初年方以智就提到廣人把“蹄”說成“台”，更早明朝葉盛（江蘇崑山人）也發現廣東人說“厲”的土音是“賴”。這裏必須要說明，此處應該理解成廣東人說的“蹄”“厲”，

北方人聽起來像北方話的“台”“賴”。廣州話自身“蹄”讀 tai，“厲”讀 lai (/lɛi/)，“台”讀 toi，“賴”讀 laai (/la:i/)，分得很清楚。

廣東話很多方面是要比北方話更加保守的。那麼從廣東話能區分這幾個字而北方話卻不分的現實出發，大概就可以推知，其實古代的漢語對這幾個字也是有區分的。我們以周朝為例，周朝國姓可是“姬”。以今天中國中部、北部絕大部分方言的讀音看，這個姓和“雞”的讀音一模一樣。更為誇張的是，周朝初年著名的攝政王，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單名“旦”，也就是說，他姓名連起來恰恰是“姬旦”，在普通話裏甚為容易和“雞蛋”發生聯想。

當然，上古的中國人並不把“蛋”叫“蛋”，“卵”或者“子”才是相對來說更為古老的稱呼。福建地區往往今天仍然把蛋稱作“卵”。儘管如此，刨除這個因素，也不需為周公的名字會和雞蛋諧音而擔心：古代北方的“姬”和“雞”讀音並不一樣。就如現代的廣州話“雞 (gai)”和“姬 (gei)”不會那麼容易產生聯想一樣。

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看出，古代北方沒有這麼多 i。中國人熟悉的彌勒菩薩的“彌勒”，其實是音譯梵語 मेत्रेय (maitreya)，意譯則是“慈氏”，“彌”對應的是 mai。而在敦煌地區出土的藏文拼寫漢語詞的文檔中，則出現了把“細”“西”拼寫為 ཨ (se) 的現象。非常巧合的是，這幾個字在廣東話裏韻母都是 ai，而在唐詩押韻的時候，這批字也是自己和自己押，不會和粵語裏讀 i 或者 ei 的字押韻。

中古時代的韻書幾乎都會把這兩類音分開。中古時代把一類相近的韻母稱作一個“攝”。其中，現在廣東話讀 ai 的這些，歸類於蟹攝，而廣東話讀 i、ei 的則歸類於止攝。廣東話止攝和蟹攝分明。除了粵語之外，閩南地區的方言分得也比較清楚。閩南方言因為分化歷史比較悠久，層次較多，往往一個字有多個音，但是在閩南方言來自中古北方話的文讀裏，蟹攝字仍然是 e 為主，譬如廈門話裏“西”有 se 的讀法，“世”則讀 sè，“系”則讀 hē。口語中的讀音往往就離 i 更遠了，“雞”在廈門口語說 koe，在潮州和海南則說 koi。

其他地處南方的方言對止攝和蟹攝的區分雖然未必有粵語或者閩南話那麼完整，但也多多少少有些蟹攝字讀法特殊。譬如江蘇南部吳語區經常見到把“薺菜”誤寫成“謝菜”的，“薺”屬於蟹攝字，在這裏往往讀非常規的 ia、ie，因此許多人才不明就裏寫了同音的“謝”。而屬於蟹攝的“雞”，因為是極其常見的動物，更是在南方很多地方有相當獨特的讀音：廣東梅州的客家話就讀為 /kiɛ/，溫州永嘉則是讀 /teiai/，江西許多地方也有把“雞”讀成 /kai/ 或者 /kɛi/ 的，乍一聽倒是和廣東話大差不差。

就算是北方話，雖然今天止攝和蟹攝多有混淆，但是也並不全部相混。譬如在聲母 z、c、s 後面，止攝字如“滋四寺”越變高，變成了舌尖發音，最後演變為今天漢語中非常有特色的舌尖元音（也就是漢語拼音 zi、ci、si、zhi、chi、shi 裏的 i）；中古的蟹攝字則在止攝讓出了普通 i 的位置後也逐漸變高取而代之。所以今天的多數方言能分“四”“細”，對應廣東話

的 sei、sai 之分。

在一部分北方話和江浙地區的吳語裏，章組聲母後也往往可以這種形式區分止攝。來自中古時期止攝的字早被聲母同化成了舌尖元音，來自蟹攝的字則長期讀 i。譬如在膠東半島的榮成、乳山、文登等地，“試”讀 /ʂɿ/，“世”讀 /ʃi/，讀音基本還是元朝《中原音韻》的狀態；浙東的寧波、台州等地，“試”讀 /sɿ/，“世”讀 /ci/，也可以區分。

總而言之，僅僅通過廣東話，我們就可以確定，至少歸於蟹攝的這部分，在古代中原也並不讀 i。現代普通話多得令人詫異的 i 在古代可以剝離掉一大塊，那麼剩下的呢？

